

· 历史研究 ·

西方“科学历史学”^①何以可能

——以兰克、马克·布洛赫和劳伦斯·斯通的史学思想为例

张作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所, 北京 100102)

[摘要] 在 19 世纪形成于德国的兰克史学使历史学取得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 并且使史料批判成为历史学家写作中公认的学术规范。兰克史学发源于德国, 但其影响却是世界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 兰克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受到了新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批判, 其范围也超出了德国的范围。以法国的年鉴派为代表的史学流派在批判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 努力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 又忽视了保持历史学自身特色, 存在过分“科学化”的倾向。“叙事史的复兴”则是对这一倾向的纠偏。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了不同时代条件下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科学历史学”及其之间的传承演变关系。

[关键词] 兰克; 年鉴学派; 劳伦斯·斯通; 叙事史

[中图分类号] K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07)11-0158-03

作者简介: 张作成, 男, 黑龙江肇东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史学思想史。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福利, 使自然科学中所蕴含的理性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深入人心。在这种理性精神和乐观精神的驱使下, 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 成为西方历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探讨西方历史学家在努力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及其贡献和局限,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任何一项学术研究向来以提出一系列问题为起点, 而以回答这些问题贯穿其研究过程的始终的。笔者在此提出的问题是: 兰克的“科学历史学”的产生背景及体现? 以马克·布洛赫为代表的年鉴派新史学家如何扬弃兰克的史学主张而继续追求历史学的“科学化”? 劳伦斯·斯通如何评判新史学家在使历史学“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向“叙事史”回归的倾向? 这种回归是否等于否定了新史学家的“科学化”努力?

一、“如实直书”——兰克与“科学历史学”的创立

在阐述兰克所开创的史学传统之前, 让我们首先分析兰克史学所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从个人层面来说, 以尼布尔为代表的众多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著作时都很注意对自己所用材料进行分析和批判, 以确定其可信度。他们注重历史研究中的文本批判传统成为兰克史学形成的一个有利因素。从社会层面来说, 在兰克开创“科学历史学”之前, 史学研究还没有统一的学术规范, 历史学家们一般都习惯于闭门造车, 利用自己偏爱的方法进行研究。虽然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历史研究还没有形成规模, 基本上都是分散、孤立地进行的, 这不利于历史学的发展和取得独立学科的地位。在 1806 年耶拿战役中, 拿破仑军队摧毁了普鲁士的力量, 这同时也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契机。当时的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 需要社会科学家, 当然也包括历史学家的帮助。这使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扶持。“在 19 世纪期间, 历史学家为国王提供咨询服务”, 这“也提升了历史学家在科

学家中的地位”^{[1] (H)}。政府对历史研究发展的推动作用, 是通过兴办和支持大学发展来体现的。历史学家们则以大学为平台进行研究和交流,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声势, 为历史学摆脱对文学和哲学的附庸地位, 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学有柏林大学、戈丁根大学、莱比锡大学和哈勒大学等。从时代层面来说, 在 19 世纪下半叶, 自然科学发展迅速。自然科学被分为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等学科。由于自然科学对人们生活的实用性, 因而往往能得到政府的资助。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在此, 笔者是从融贯论的角度来阐释的。这些因素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 而且它们与兰克史学之间也并不是严格时间意义上的前后相续的关系。

兰克并没有写下历史哲学方面的专门著作, 但可以从他所写的历史著作中体会到他的历史思想。1824 年, 兰克在其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第一次在近代史研究方面践行了批判史料的方法, 并且在他的影响下使之成为历史研究的统一学术规范。他提出“历史向来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的利益而评判过去, 本书并不敢期望这样崇高的职责, 它的目的只在于如实直书”^{[2] (H51)}。他提出的准则是“最接近事件的人是最好的证人; 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3] (H51)}, 因而他在其著作中利用“论文集, 日记, 信件, 外交报告和目击者的原始叙述以及其他在信息价值上相当于这些资料的文字材料”^{[3] (H51)}。兰克要求历史学家工作的三条准则是“批判、准确、透辟”^{[4] (P242)}, 其职责是从历史文献中找出客观的东西, 以反映真实的历史。兰克提出的史料批判方法包括“外证法”(通过同时代不同史料的对比来勘定史料的真伪)和“内证法”(通过不同来源的相同史料的对比来确定史料的可信度)。兰克对后世的影响也主要在其方法论方面。他在研究班上以此方法

来培养他的学生,扩大了这种方法的影响范围,形成了 19 世纪在欧洲有重要影响的兰克学派。在兰克及其学派的努力下,历史学取得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这种方法论的影响之大,常常使人们忽视了兰克思想中的认识论方面。其实,兰克所主张的批判方法是以他对世界的思辨观点为前提的。兰克十分重视个体或个别,他考证或辨析史料就是为了确立历史现象的真实性。他认为,个体反映了整体,只有通过真实的个体才能把握整体的历史精神。这反映在他的历史编纂中,就表现为他曾注重撰写欧洲的国别史,以此来反映整体的欧洲近代历史。在主体论方面,兰克认为存在一个能够被人们所认识的历史客体。兰克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这种自信源于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理性精神和乐观主义态度。历史过程是精英人物实现其目的、意志和动机的过程。这种“上层”的历史在兰克看来就是历史的全部,即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

由于近代理性精神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也是合乎秩序地向前发展的。兰克式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采用“科学的”方法批判史料并合理地将其编排起来就能反映出真实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体现了人的非理性的一面,因而使人们对兰克式的历史学家按照理性精神做出的历史解释表示怀疑。而且这种“上层”的历史也不能满足人们了解社会底层和经济变动的需求。这促使历史学家们寻求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合,试图对历史做出更加科学的解释。作为兰克史学对立面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长为欧洲新史学的一支生力军。

二、“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马克·布洛赫与法国年鉴学派的“科学化”历史学

1929年,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立《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是年鉴学派成立的标志。法国年鉴学派从此“逐渐在欧洲取代德国历史学派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的中心熔炉,表明了法国历史编纂学和德国历史主义在方法上的不同”^{[5] (P233)}。年鉴学派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这是是从兰克史学到年鉴学派新史学的结构性转变中完成的。这种转变表现在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三个方面。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马克·布洛赫对于历史学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尽管后来年鉴派历史学的发展日趋多样化,但这是就研究领域和方法而言的,年鉴派历史学家们并没有放弃其初创者所提出的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目标。

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主要“是由史学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来决定的”,在史学认识论方面,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强调的是现实与过去的关系,主体(研究者)和客体(研究对象)的关系”^{[6] (P5)}。兰克式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的主观偏见,但他们却标榜“如实直书”,并认为只要在史学著作中以兰克的方法批判史料,不带有个人偏见就能做到这一点。这不仅招致相对主义历史哲学家的批评,而且也使史学脱离了社会现实。历史学家们“日益并正确地认识到:客观性并不等同于抛弃价值”^{[7] (P17)}。年鉴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提出了新史学认识论的一个基本信条:“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前半句是史学的社会功能,后

半句构成了当代法国史学认识的一个主要原则。由于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的迅速及经济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人们开始研究经济史;现代社会人口问题的迫切性使人们去考察历史的人口;工业发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不同地理生态环境下的不同文化系统,使人们去了解气候史、地理环境史等等,这都是例证”^{[7] (P6)}。年鉴派史学家提出了“问题史学”,强调分析、提问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历史学只有不断地回答现实生活和自身发展中提出的各种问题,才能获得向前发展的动力。年鉴学派这样的认识论使他们的研究范围从兰克史学强调的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扩展到人类整体的“总体史”,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应包括人类生活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等各个层面。在方法论上,年鉴派史家认为兰克史学的缺陷在于其“科学”方法贯彻的不彻底,因而他们寻求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结盟,从中借鉴其方法论中的合理因素,以使历史学更加“科学”。他们融合历史学和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各部门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

年鉴学派是以兰克史学的对立面出现在西方史坛上的,但年鉴派史学家并不否认兰克史学的巨大贡献。他们继承了兰克史学的史料考证与批判方法,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其做出发展。年鉴学派“以历史的科学化为目标,以引进科学方法为宗旨”^{[8] (P78)},逐渐发展成了一场欧洲性乃至世界性的史学运动。年鉴派史学家“不再天真地认为,只要把大脑洗清,排除一切主观偏见就能达到历史真实的彼岸。”^{[9] (P67)}年鉴学派在这一意义上代表着当代西方史学的进步,从而较以往的兰克史学更加“科学化”了。

三、“叙事史的复兴”——劳伦斯·斯通与“科学化”历史学的转向

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派使历史学“科学化”走的是使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接近的路线,从中借鉴其理论和方法论,从而使历史学“科学化”。西方新史学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史学家在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分专业化的弊端,他们的历史著作中充满了“难以理解的统计图表,干枯的分析论述和专业术语。结构的、量化的和分析的历史学家日益发现他们是在对彼此谈话,而非对其他任何人”^{[10] (P77)}。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勒胡瓦拉杜里坦率地告诉我们‘不能量化的历史不能宣称是科学的’,”^{[10] (P77)}。历史学逐渐失去了其社会功能,因而产生了对历史学能否存在的合法性的疑问。一些新史学家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转向叙事史,这可以看作是对历史学在“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的纠正。在美国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看来,传统的叙事史在古典时代就奠定了基础,至兰克史学时代达于鼎盛。传统的“叙事史不同于结构史,两种基本方式是它的安排是描述性的,而非分析性的,它关注的中心是人,而非环境。因而它处理的是特殊的和具体的,而非集体的和统计的。”^{[10] (P74)}而这种传统的叙事史也正是新史学家批判和抛弃的对象。

“叙事史的复兴”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于西方史坛。1979 年,劳伦斯·斯通的文章《叙事史的复兴:对一种新的

旧史学的反思》在英国的历史杂志《过去与现在》上发表。斯通在文章中论述了在史学领域“叙事史复兴”这一趋势出现的原因、具体例证和影响。这种叙事史是在前一阶段新史学家努力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是建立在新史学的基础上的,因而也称为“新叙事史”。斯通指出,新叙事史之区别于传统叙事史在于它对叙事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第一,新叙事史家们都关注着穷人和地位低下的人的生活、情感和行为,而非伟大和有权人物的。第二,分析对他们的描述方法仍是必需的。第三,他们发现新材料,通常是罗马审判罪犯的法庭记录,因为这些包含着目击者有关审问和检查的全部资料的手抄本。第四,在人类学家的影响下,他们尝试着用行为来揭示象征意义。第五,他们讲述一个人,一次审讯或者戏剧片段的故事,不是由于其本身的目的,而是为了阐明过去文化和社会的内部运作机制。^{[10] (191)}由此看来,这种“新叙事史”也是属于新史学范围内的,其目标也与后者一致。一部分新史学家主张向叙事方式的历史回归的原因,在于他们渴望自己的著作被普通大众理解和接受。他们认识到计量史、结构史和分析史的过分专业化的弊端,不再试图对过去的历史做出一致和科学的解释。因此“数量众多的著名的‘新史学’的支持者现在回到了曾被蔑视的叙述模式。”^{[10] (188)}乔治·杜比、卡罗·金兹伯格等都是其代表。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新史学蓬勃发展时传统史学仍具有相当规模一样,新史学家复兴叙事史模式与传统史学的描述性政治叙述相比,也仅仅是个细流。但从“叙事史复兴”这一现象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新史学家为使历史学“科学化”而做出的努力。当然,“叙事史的复兴”并不代表历史学“科学化”过程的最终完结,反而由于其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因素而出现了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而过分强调其人文性的极端倾向。海登·怀特的立场就是这一极端倾向的例证。他认为历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工作方式一样,是用写诗的方式处理材料的。因此历史就等于文学,不是完全从事实出发的。

四、结语

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既因其批判史料的实证分析方法而具有科学性的一面,也因其对史料的诠释而具有人文性或艺术性的一面。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家在批判兰克史学基础上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在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过分强调方法论上的“科学化”,忽视甚至蔑视使历史学具有自身特色的叙事形式。这使历史学有被其他学科同化危险的同时,也逐渐远离了大众而失去了它的社会价值。针对这一极端

化倾向的“叙事史的复兴”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偏差。历史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和表现,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在发展着的。这种发展体现为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方法论和科学性的衡量标准等方面的看法的不断改善。西方的历史思维在主观与客观的侧重之间不断地游移的过程中,实现不同时代历史学家使历史学“科学化”的理想。但由于其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往往走向极端。本文试图通过从兰克史学到年鉴派新史学的过渡和转型以及“叙事史的复兴”从一个侧面体现这一点。不论我们是否承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但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和探讨都有利于我们认清西方历史学“科学化”的发展过程,为我们正确地处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发展历史学这门学科提供有益借鉴。

[收稿日期] 2007-04-12

注 释

①西方“科学历史学”一词的内涵在此是相对意义上的,是指历史学研究中运用的方法和手段等层次的问题。它的外延是历史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 19 世纪它指的是兰克史学;在 20 世纪,它指的是新史学,新史学的三种模式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模式、法国生态人口学模式和美国计量历史学方法。这三种模式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彼此之间互相交叉和渗透。

参考文献

- [1]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 [2] John Barker. *The Superhistorians*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2.
- [3] [英] 乔治·皮博迪·古奇. 耿淡如译, 卢继祖, 高健校, 谭英华校注.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4] [美] J.W. 汤普森. 孙秉莹, 谢德风译, 李活校. 历史著作史 (下卷, 第 3 分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5] Arnaldo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M].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5.
- [6] [法] 雅克·勒戈夫, 皮埃尔·诺拉. 郝名玮译. 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
- [7] Michael Stanfo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M]. Malden &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8.
- [8] 王晴佳. 古伟瀛. 后现代与历史学: 中西比较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 [9] 韩震, 孟鸣岐. 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 [10] Lawrence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M]. Boston,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责任编辑: 贺永泉]

How Is Western “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 Possible —— Taking the Historical Thoughts of L. V. Ranke, M. Bloch and L. Stone for Examples Zhang Zuocheng

Abstract: Rankean historiography which was formed in German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de history acquire its valid status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and made the criticism of historical data recognized academic criterion in historian's composition. Rankean historiography originated from Germany but its impacts are world-wide. Along with times passing b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ankean historiography were criticized by new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of history and the scope of criticism went beyond Germany. In French Annals School criticizing Rankean historiography and trying to make history “scientification”, there was an extreme “scientification” tendency which neglected kee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y.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history aimed to correct the errors of the tendency.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embodied the efforts of historians to “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 and their relations between each other.

Key words: Leopold von Ranke; Annals School; Lawrence Stone; narrative history